

## 仁和之乡寻“石珀”



王琪斌

一个微雨绵绵的下午,我去参观晋江市东石镇区的“母亲的房子”图书馆。一楼入口处的墙壁上,镶嵌着一块方石,上面铭刻着几行字:“石生人:石生人的身体里有一个‘石珀’,相当于灵魂。没有‘石珀’的石生人就是一块普通石头,有了‘石珀’它就能‘活’起来。”

我在方石前伫立良久。

不时地,有几对年轻的父母,牵着孩子的手从身边经过,拾级上楼。我抬头,悠长的小巷上空,细雨正轻轻地飘落,小巷也因此显得空蒙而深邃。

后来,我来到东石古寨,站在古寨的最高处,远眺烟雨蒙蒙中这个居于石寨之东、因“石”而得名、被朱熹誉为“海滨邹鲁、仁和之乡”的古镇。当我回望隐于一大片民居之中的“母亲的房子”图书馆,不禁有一种“大隐隐于市”的感觉。我打开手机里的照片,再次琢磨着“石生人”的文字说明,蓦然觉得,我发现了古镇的“石珀”,它正透着一丝清幽的亮光,黄色透明的“石珀”上赫然写着“耕读”两个字。

“母亲”“房子”“图书馆”?这是简单的排列组合吗?

由此,我想到了东石人家许许多多的“母亲”。

作为一个新晋江人,我对东石人家的感知是从耳闻一句俚语开始的。

多年以前,我就听人说过“灵水的菜脯,萧下的查某(女人)”。我曾经琢磨过,究竟东石萧下的“查某”何以成为经久不衰的“网红”?一种普遍的说法是,萧下的查某以吃苦耐劳著称。

走到萧下村的菜市场,你会看到一个个查某站在肉案前,左手按着案板,右手握着一把剔骨刀,远远地看去,好像张飞挺着丈八长矛,关羽耍着青龙偃月刀。近看,她们个个面带微笑,嘴里招呼着来来往往的顾客。

走在萧下村七拐八拐的村道里,你不时地会被一辆猛冲出来的摩托车吓了一跳。心悸之余,抬头只见一个中年查某石脚尖顶着地面,冲你抱歉地一笑,转瞬又“突突”地消失在另一个拐角处,留下一股淡淡的腥味。不用问,那摩托车上满载的海产品:或是海蛎,或是花蛤,或是土蛰……

走进萧下不同的人家,你会发现,庭院里,有的老阿嬷(奶奶)正弯腰忙着“破筒仔”;大厅里,有的老阿嬷正在“缝雨伞”……

她们正以勤劳的双手,对传统意义上的“耕”赋予新的内涵。

有人说,在萧下,你是听不到麻将声或者“牌子(四色)”声的。而我要说,在东石,在许许多多“母亲的房子”里,“耕读”之声,余音袅袅,绕梁不绝。

如果说,萧下的查某是东石人家“勤耕”的代表,那么“母亲的房子”图书馆,则是东石人家“勤耕”与“苦读”完美结合的一个缩影,是对中华传统“耕读”文化内涵的最好诠释。正所谓“耕所以养生,读所以明道,此耕读之本原也”。

当我走进“母亲的房子”图书馆,天井里,“恒昌讲堂”余音未尽。登上二楼,半封闭式空间,似隔未隔,似挡未挡。边角落,恰到好处地点缀着几盆绿植。我觉得,与其说这是来到“图书馆”,不如说是在自家的庭院里。它连通着四周纵横交错的雨巷,让一缕缕、一丝丝淡淡的书香,也漾动在午后清幽的小巷之中。在此读书,少了几分拘束、逼仄,多了几分自由、惬意。来到这里,每一个人都会觉得,自己正徜徉于童年的乐园,栖息在灵魂的巢穴,蹲坐在生命的禅堂。

此时此刻,我不看书,我在看风景。想一个个看书的人就是我的风景。我不禁想起了卞之琳的《断章》:“你站在桥上看风景,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;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,你装饰了别人的梦。”

一位年轻的妈妈,正把手地指着一本绘本,对着孩子窃窃私语,如燕子呢喃,如山泉汩汩;一位白发苍苍的老阿嬷,侧着身子,若有所思地凝视着图书馆的某一个角落,旁边,她的孙子正聚精会神地看着一本书。图书馆里嘈嘈切切、“沙沙沙”的翻阅声,交织着小巷里如春蚕咀嚼桑叶般的雨声,使得图书馆的氛围显得如此的静谧而安详,隐隐地沁出一缕“母亲”的气息。

前有“龙江畔读书社”,后有“母亲的房子”图书馆,这就是古镇的“石珀”。在晋江市东石镇党委、政府和广大干部群众齐心协力,依法实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,为美丽乡村“塑形”的同时,也正是有像蔡崇达等诸多文化新乡贤,为东石古镇“塑魂”,让“仁和之乡”文脉律动、灵魂充盈。



党旗飘飘扬(剪纸)杨民兴

而历史,终将它定义为画舫  
画出恢宏河山  
画出丰腴富饶  
画出清风正气  
将华夏东方的复兴梦画成现实!



| 诗情

| 诗情

淡棕色的五层翘檐高塔静静地矗立在村庄的最南端,这里是一块半岛似的袖珍型平地,绿草如茵,树木苍翠,其间点缀着颜色各异的小花。阿哲站在塔前,极目远眺,望向万里碧空和万顷深海的交界处。他知道渔船会在那里出现,他与孙子早早地来等着,就是想买上最新鲜的海货。他十岁的孙子正在旁边自得其乐,心无旁骛地玩要着。看着孙子那玩得红嘟嘟的脸蛋,阿哲脸上洋溢着笑容。

阿哲不禁想起自己十来岁时家里的光景,那时外出捕鱼的父亲遭遇海难,母亲伤心得几天眼泪都没有断过,他和三个妹妹都未成年。本就不富裕的家,唯一的经济来源也断了,年幼的他一度以为他们一家人会饿死。

后来村支书带领几位村干部和邻居来家里谈了大半天,走时母亲千恩万谢地送他们到门口,村支书摆摆手说:“跟我们就不用客气了,任何一家有困难,我们村支部都会帮扶到底的。以后有什么难处尽管说,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。几个孩子都还小,你要坚强些,困难会过去的。”

从那以后,母亲不再哭泣,每天吃晚饭,喂完妹妹们,交代阿哲要照顾好妹妹们,她就外出忙碌去了。原来村里安排了几个养殖紫菜的好手,手把

成,当时正值抗战艰难时期,房主便把准备装修楼房的钱全部捐献出来,倾力支持抗战。目睹这座至今尚未装修的伟楼,我想:这矗立的何尝不是一位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士之丰碑?

在榆林还有一座“枪楼”特别抢眼,“枪楼”本名“修养楼”,也是一位归国华侨建的。此楼高三层,地势较高,站在顶层可以鸟瞰全村。在每一层的屋檐下,都巧妙留有几个小洞。据说当年土匪横行,这个小洞起到了为全村观察报警作用,也方便对土匪进行阻击。我被这位华侨的智慧和情怀折服了,荣归故里修建家宅是人之常情,能心系家国

## 让幸福环绕

李彩霞



乡情

手地教母亲紫菜养殖技术。渐渐地母亲的脸上有了笑容。

随着年岁的增长,阿哲耳闻目睹,也成了紫菜养殖的能手。编织网帘要用什么型号的尼龙绳,新网的编织网格留多大才合理,紫菜苗哪个月份培育合理,还有水质的要求,气温、水温的讲究,种苗的时机,病害的防治等,阿哲都了如指掌。如今,村里养殖紫菜的同行有什么问题来向他请教,他都会热心地为村民们答疑解惑。

除了阿哲拿手的紫菜养殖,村里

安全才是真正的赤子之心。

在榆林一百多座古建筑中,还有一座闻名遐迩的“德毓宅”。这座宅院的主人蔡德毓先生当年漂洋过海谋生,创业有成后返乡建厝。恰逢战争时期,为了买飞机大炮支援祖国,他同样毅然放弃了装修,但是今天的人们没有忘记这座记录着历史、承载着乡愁、镌刻着榆林人深切的爱国爱乡基因的宅邸。目前整座宅院内部已经修缮完工,前落左畔空出,是留给一棵根部粗壮百年大榕树的。进了旁边的德卫宅,还有一棵树干粗壮的大榕树,两棵榕树枝条缠绕在一起,不禁让人联想到海外侨亲与家

也发展其他海产养殖业、渔业,还兴办不少企业,发展伞业、服装业、五金配件业等产业。家乡的发展超乎阿哲的想象。

几十年来,阿哲亲眼见证着自己的家由黑暗走向光明,也见证着村民由贫穷走向富裕。村民们翻建起一栋栋小洋楼,村里还启动了片区改造项目,四通八达的水泥路代替了狭小的土路,曾经遍及村庄的旱厕被拆除,村庄环境被绿化景观、滨海公园扮靓。

富裕的生活让村民们对教育、对文化也越来越重视。如今,阿哲的孙子就读的学校占地近2万平方米,学校内音乐室、美术室、图书室、书法室、实验室、实践活动室、多功能教室一应俱全。村里也建起了乡村纪念馆,馆内那些眠床、雕花橱柜、摇篮、漆箱等老物件,让阿哲每次看到都会勾起旧时的诸多记忆。馆内红色印记的介绍也让阿哲感叹不已,为改变村庄面貌,一代又一代的人传承着、接力着、努力着,后辈们如今才能过上和平、富裕、幸福的生活。

几声欢呼打断了阿哲的思绪,原来大家看到渔船了,想着晚上一家人又可以吃到鲜甜的海鲜,阿哲开心地叫孙子快看,船要靠岸了。

乡人永远割舍不断的深情厚意。为保护依旧枝繁叶茂的两棵榕树,这里细心修出了一道围栏,还架起了隔音玻璃。这样设计既留下了原生的奇观,可以一览榕根全貌,又体现了后人向古物别出心裁的呵护和珍爱,这何尝不是向海外侨亲致敬和延续永久记忆的最巧妙方式。

榆林最美,美在家味浓厚的历史文化;榆林最美,美在热爱家国的赤子情怀;榆林最美,美在古今血脉传承的华夏同胞温情。

我深爱榆林的美!

(作者系晋江市实验小学六年3班学生,指导老师:王巧儿)

## 南湖红船

徐建平

一艘船,穿越历史风尘  
静静地停泊在南方那清如镜的湖面上  
桨橹无声,彼时的夜色也如今夜般动人  
十二个血气方刚的青年,在风帆上磨砺出镰刀斧头的光芒  
刺破阴郁,拨开烟雨  
为颠覆世界,在颠覆的世界里  
满载着信仰和执着,艰难启航

这是一艘红船  
红色的火焰撕开漫天黑暗的日子  
将时间烙上真理的徽记  
船上激昂的号角,唤醒沉睡的堤岸  
将一颗颗红色的种子,根植于高远的苍茫之上  
把深奥的主义演绎成普世的真理  
召唤万千前赴后继的英雄  
和弦声中,连年收获金黄和希望  
船上那盏明灯  
是航行的日志,是火种的见证  
镶嵌在史诗的首页  
一次次被证明  
永远是前行的灯塔

星星之火,可以燎原。塔头地下支部在斗争中扩大到30余人,并分头到周边村落发展党组织,组建武工队、红色小鬼队。群众踊跃捐助资金、枪支、药品支持革命斗争;武工队先后参加上级党组织布置的除恶和处决特务、恶霸、反动骨干的行动;小鬼队也在侦察敌情、通讯联络、宣传工作方面起了积极作用。塔头村于是被誉为“晋江小延安”。

1949年5月1日,塔头刘村“皇后妈”诞辰,村里正欢欢喜喜过节,国民党竟在第二天拂晓出动100多名军警来“清乡”。塔头支部发动群众进行反击,晋江县工委及时组织运伙区沿海一带游击队和群众支援塔头反“清乡”,一时间上万革命群众带着洋枪、土枪、棍棒从四面八方赶来,包围住占据印山制高点用3挺机关枪向群众扫射的敌人,激战了一天,孤立无援的敌军逃入村边一座楼房负隅顽抗。当天夜晚,赶来增援的敌人佯装西路游击队来“接受投降”,将被包围的军警带出,狼狽逃窜。虽然在这次万人反“清乡”中我方牺牲了多位同志,但也给予敌人沉重打击,展示了人民战争伟力。自此晋南人民更加奋勇斗争,迎来新中国成立。

“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?是群众,是千千万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。”塔头刘村革命斗争历史印证了这一正确论断。

## “闽南井冈山”的红色印记

詹士元

时值仲夏,雨后的空气极为温润。

我走进漳浦县石榴镇车本村。这里地处漳浦、平和与南靖三个县的交界处,四面环山,树木繁茂,地势险要、易守难攻。当年,红军在这里开辟了靖和浦革命根据地,中共靖和浦中心县委机关旧址也在此,因而素有“闽南井冈山”之称。

走进这片红土地,我内心的碧水就漾开圈圈涟漪。

放眼村落,群山环抱,山腰云雾弥漫,若隐若现,如入蓬莱之境;农舍灰旧古朴,错落分布,或依山傍水,或掩映于绿荫,而挂在树梢、灯柱间更有“闽南井冈山”的红灯笼迎风飘扬;从角落飘来的红歌丝丝缕缕,甚是悠扬。多么温馨的情景,多么温暖的村子!漫步其间,感受村落的静谧与安详,感受时光的缓慢,让人思绪飘忽。

在车本,红色的遗迹随处可见,譬如红军纪念馆、红军烈士碑、红军洞、红军哨所、红军井、红军瞭望台等。这些红色遗迹虽历经岁月淘洗,但记录下的那段艰苦卓绝的革命历程依旧清晰。倘若要重温历史,瞻仰“红军之家”纪念馆是个不错的选择。

这幢老屋灰瓦白墙,庄重古朴,门口立有“中共闽粤边特委旧址”的牌匾。一进门,只见墙壁上张贴着陶铸、邓子恢、王占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事迹介绍,屋里陈列着先辈们用过的桌椅、行军壶、算盘、蓑衣、煤油灯、木盆,还有大刀和步枪……这些物什,有的锈迹斑斑,有的褪色黯淡。它们静静地躺在那里,像一部厚重的革命史,诉说着革命斗争的艰辛。

上世纪20年代末,中共闽南特委书记陶铸、厦门中心市委巡视员邓子恢、闽南红一支队长王占春等就在山城、龙岭、车本等山村发动群众,建立秘密农会,组织农民赤卫队,领导农民开展斗争。红军进驻漳州时期,在毛主席的关怀下,闽南红军独立第三团(简称红三团)宣告成立,这里又成为红三团主要的活动地区。漳州中心县委、靖和浦中心县委、闽南特委、闽粤边特委、靖和浦苏维埃政府、靖和浦县工委等党政机关曾先后在这里驻扎;蔡协民、曾志、尹林平、卢胜等老一辈革命家曾在这里工作和战斗。村后面的山上石洞裡,设有红军军械所、红军医院、被服所、印刷厂,还有闽粤边特委机关交通总站等。

1932年5月底,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回师中央苏区。国民党驻军张贞部卷土重来,对靖和浦革命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大“围剿”。红三团政委王占春在战斗中负伤,之后转移到车本。一周后,王占春在村西南白叶山山洞中去世。随后的车本保卫战更是惨烈,有五六百名红军指战员在战斗中牺牲,团长冯翼飞在激战中阵亡,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了这里的每一寸土地。车本村与周围的龙岭、欧寮等为核心区域的靖和浦根据地人民为革命胜利做出重大贡献,付出巨大牺牲。

而今,烽火岁月已远去,车本村迎来四面八方的游客。村民们以此为契机,积极打造红色旅游名片,倡导绿色生态的发展理念,实现了发家致富的梦想。

回望车本,山腰耸立着的“红军精神永放光芒”几个大字格外耀眼。我想,今日车本村崭新的风貌是对红色精神最好的传承。

## 最美榆林



新苗

庄梓轩

你去过榆林吗?那是一片萦绕着乡音侨情的故土,是一块用厝楼承载厚重故事的热土,更是一方用现代语言讲述祖先、用艺术缅怀历史的乐土,它的每一个角落都让人为之沉思、为之痴迷。

走进榆林,我迫不及待地走近一座醒目宏伟又有些残破的建筑,它高大壮观,洋楼造型,外墙却凹凸不平,仅用裸露的水泥覆就。我误以为这是在战争中损毁的,其实这是未装修好的“毛坯房”,其中蕴含着一段抗日佳话。此楼名曰朝东楼,主体框架用了五年时间才建